

往事如昨

小老鼠进了我被窝

刘卿

只要一想起那个冬夜，想起小老鼠钻进了我的被窝，还胆大妄为啃过我的脚心，我就心有余悸。

这件事要从初三的那个秋天说起。那年秋天我要上初三了，而且考上的是学校的重点班，学校规定这个班的学生无论离家远近都要一律住宿。就这样，本来离校才二三里地，初一初二都走读的我，也就成了住校生。

宿舍是三间教室改造的，南北靠墙两溜大通铺，中间还摆了七八张同学自带的铁床。一共挤了好几个班近四十名女生。宿舍门窗是那种木头玻璃的，有点破破烂烂，似乎哪儿都漏风。地是泥地，高高低低的大坑没有，小坑遍布。晚上被窝里一蜷缩，总感觉杂七杂八的声音直往耳朵眼里钻，让人心惊胆战的。特别到了冬天，北风一刮，呜呜的，分不清是冷还是怕，我总是蜷在被窝里睡不着。

那时娥是我的邻铺，据她讲她的胆子可大了，她说半夜让她一个人回家，她也敢。她豪放地说：“不就十几里山路嘛，又没狼。”每每我辗转难眠时，她便会从被窝里伸出手，拍拍我，轻轻说：“别怕，有我呢！我不行，还有咱一屋子这三四十号同学呢！有什么事，你就推推我，我睡觉警醒。”我就佯装坚强地说：“哪有什么好怕的，我在想题呢，你睡吧。”“有事儿就推我一把啊。”娥不放心地又叨叨上一句。

那个冬夜，风出奇地猛，怪声怪气地拍打着北窗，连娥的鼾声也格外响。我蜷着身子，心里默默数着一只羊、两只羊……忽然，我觉得脚心痒痒的，又有些疼，还有一种毛茸茸的感觉，从脚心向腿上出溜又停顿。我浑身一激灵，恐惧一下子蔓延开来，想喊却喊不出，想动又动不了，费了好大劲，才缓慢地挪出来一只手，轻轻推了推娥。娥果然说醒就醒，张嘴就问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我……我被窝里好像钻进了只……老鼠。”我哆哆嗦嗦地说。“嘘，别怕。”娥轻声安慰我，“你悄悄退出来，我捂上被，来个瓮中捉鳖，不对，被中捉鼠。”娥的轻松影响了我，我有些不那么怕了，慢慢从被窝里挪出来，娥腾地跃起来，嗖地一下子把我的被四角都捂严实了，一只手快速插进被窝，划拉起来，很快便掏出手，探起身，狠狠地朝地上摔下去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真是只小老鼠，好了，你先躺下吧。”我听话地又钻进被窝，娥打开手电筒，照了照。“老鼠死了吗？”我打着牙帮哆哆嗦嗦地问。“死了，它要不死，我再下去踩它一脚。”说话间，娥已经关了手电筒，躺了下来。

我还在抖，又问：“它不会又活过来吧？不能再钻进被窝里？”“怎么会？别嘀咕了。”“可我就是害怕。”“怕就上我被窝里吧。”于是我挪到娥被窝里，才感觉好多了，慢慢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有人打开灯，大呼：“咦，地下怎么有只死老鼠？”我和娥才惊醒，娥淡定地说：“我半夜摔死的。”“娥，你好大劲，老鼠摔得眼珠都凸出来了，好恐怖啊！”“恐怖啥，我这就起来扔了它。”听着她们的对话，我依旧闭着眼，心里暗想：幸亏半夜我没起来看看，要不非吓得整宿都睡不着觉了。

就从那以后，我对娥的大胆是真心彻底地服了……

父子情深

叶展韵

这是30多年前我听到的一个感人故事。

1986年的夏天，职业中专毕业后，我在镇里的东野完小当了一名代课老师。

我们完小是和初中组在一起的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在初中组的办公室，向教八年级语文的许老师请教一个问题。这时一个个头不算高、瘦瘦的小男孩，抱着一摞本子走进办公室，交给了许老师。

小男孩走后，许老师对我说：“别看这名小男孩长得个头不高、瘦瘦的，今年才15岁，他可真不简单，长大了一定会有出息的。”我问许老师怎么回事，许老师给我讲了他的故事。

小男孩姓杨，他的父亲是一名公办教师，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在家里种地。不知怎么回事，杨老师——小男孩的父亲，突然得了一种怪病，两条腿不能走路了，去了好多家医院也都未治好。无可奈何，杨老师在弟弟的照顾下，去了上海的医院治疗，好几个月也没有个音信儿。小男孩在家里十分想念父亲，说是要去上海找父亲。母亲没有读过书，不识字，也没有出过远门，千里迢迢的，她不让儿子去。可是小男孩很执拗，执意要去。

就在这个暑假，他向母亲要了路费，让母亲给他做了一些干粮，只身一人踏上了去上海的列车。到了上海后，小男孩没有舍得坐公交车，一路步行，挨个医院去打听寻找父亲。上海的夏天，烈日炎炎。走在路上，不一会儿就汗流浹背，可是小男孩不顾这些，饿了就吃自己带的干粮，渴了就喝自来水。到了晚上，他舍不得住旅馆，随便找个地方睡一觉，第二天继续打听寻找。经过好几天的打听，小男孩真的在一家医院找到了父亲。

当小男孩推开病房的门，看见父亲躺在病床上时，十分激动地飞奔过去，搂着父亲，喊声“爸爸”便呜呜大哭起来。

孩子的一声“爸爸”，感动了病房里所有的人。当病房里的人知道了小男孩烈日炎炎下步行寻找父亲时，都被感动得落下了眼泪。

一名15岁的孩子，孤身一人坐20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上海，举目无亲的他，挨家医院打听，终于找到了父亲，可以说是历尽千辛万苦。这是多么不容易啊，这需要有多大的意志力来支撑着他。即便是一个成年人，独自去上海，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人，也不一定会有这个勇气。

听许老师讲完这个小男孩的故事，我深深地被小男孩千里寻父的行为所感动。一个孩子对父亲的爱是如此的深沉和热烈，令人赞叹。人们常说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，你可知道：父子情深，山海可平。

方言撷趣

让风腮拉，看冻儿

王东超

凡从“风”取义的字皆与空气流动等义有关，如腮、飘、颶、颶等，在黄县话里，有的字发音和用法比较特别。

“颶”读作sōu，象声词，形容风声，又形容行动迅速如风，《水浒传》第七回：“那汉颶的把那口刀掣将出来。”引申指风吹使变干或变冷，如馒头让风颶干了。

在黄县话里，“颶”读作cōu。在每种方言中，都有若干字读音与普通话不同，它不是基于普遍的方言发音规则，而是很突兀地出现在个别字身上，我称之为“独特发音”，这是研究方言迁移和流变的重要材料。比如：这屋里炉儿太烤喽，我出去颶拉颶拉；这衣裳是速干嘞，你放洗衣机里甩一甩，挂一会儿就颶拉干喽；倬倬让风颶拉干喽；麦儿不能老耨儿，歇开颶儿颶儿。过去下乡卖包子、火烧，筐子上都要盖层棉被，除了防尘，也是怕颶拉儿。“颶干”就是风吹干，比如：葡萄干不是晒干嘞，是颶干嘞。“颶”用来形容很快通过的声音，比如：树上嘞雀儿颶嘞一声飞走喽。过去大人逗弄小孩儿，常两手虚合，说里面有个雀儿，等孩子凑到跟前，两手一扬，说：“颶儿，飞喽。”

“嗖”读作sōu，读音不同，含义相近，如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。黄县话在这一义项上，“颶”“嗖”常混用。比如：他跑嘞一嗖嗖(sōu)嘞；他跑嘞颶(cōu)儿颶儿嘞。空旷之地才能形成疾风，故“颶”又引申出“空”义，有没有结果、空欢喜一场的意思。比如：你转学嘞事儿怎么样喽？颶喽。黄县有句歇后语，“屎壳郎等屁——等颶喽”，形容人空等一场。

“颶”为会意字，三犬跑得就够快了，再加上风，更是风快，所以“颶”有急速之义，如颶车、颶升、颶红、颶涨、颶高等。又用以表示暴风、疾风，《说文·风部》：“颶，扶摇风也。”《改并四声篇海·风部》引《玉篇》：“颶，暴风也。”《红楼梦》第七十八回：“花原自怯，岂奈狂颶？柳本多愁，何禁骤雨？”“狂颶”即狂风，后比喻猛烈的潮流或力量，如狂颶突进；国际悲歌歌一曲，狂颶为我从天落。

“疯”指癫狂，神经错乱，精神失常。《聊斋志异·画皮》：“市上有疯者，时卧粪土中。”人在神经错乱后，会冲决一切条条框框，行事如风，无法忖度，不受限制。黄县话给精神病人

叫“痴厮”，也叫“疯儿”，比如：她是个武疯儿。没有约束地玩耍也称为“疯”。比如：她跟孩儿疯喽一会儿。“赶疯儿张”就是赶热闹，比如：他就喜欢赶疯儿张。“疯”还有情绪、植物长势等失控的意思，比如：她一听就疯喽；她爱疯让她疯去；柳条疯长；他今年个儿长疯喽；的确良小褂都卖疯喽；他俩儿嘞事外面都传疯喽；《少林寺》大伙儿都看疯喽。

家枣树和山枣树都会得“枣疯病”，黄县话叫作“枣儿树疯疯喽”，是由枣植原体引起的一种病害，得病的枣树长出很多细小枝叶，像扫帚一样，故又称“扫帚病”。这些枝叶耗费大量养分，用不了几年，枣树就被“抽死喽”。“使疯”“使疯伶俐”指耍小脾气，比如：她动不动就使疯儿；她不让说，一说就使疯伶俐嘞。

“飒”为象声词，《广韵》：“飒，风声也。”《楚辞·九歌·山鬼》：“风飒飒兮木萧萧。”“风”是迅捷的，“立”亦有“速”义，故“飒”引申出迅疾之义，“飒爽”指豪迈而矫健。比如：飒爽英姿五尺枪，曙光初照演兵场。在黄县话里，“飒”指做事麻利。比如：她干活真飒。飒利”指办事干净利索。比如：她是个飒利人儿。“飒头”即麻利。比如：你这么快答完卷儿啦？真飒头；你什能飒头头嘞？《咬文嚼字》杂志评选“2020年十大流行语”，“飒”作为唯一一个单音节词汇位列其中：本用以描写风声，现在流行的“飒”，特指帅气利落、潇洒清爽，多用于女性。“真飒！”“又美又飒！”已成为人们赞美奋战在各行各业岗位上女性同胞的常用语，在网络上广为传播。

“讽”是用委婉的语言暗示、劝告或指责，《广雅·释诂四》：“讽，谏也。”《玉篇·言部》：“讽，譬喻也。”《战国策》中的名篇《邹忌讽齐王纳谏》最能体现“讽”的这一特点，邹忌从“吾妻之美我者，私我也；妾之美我者，畏我也；客之美我者，欲有求于我也”的亲身经历，讽谏齐王除蔽，广开言路，采纳群言，齐王很容易就听进去了，接受了他的建议。话说得过于“弯儿转儿”，一不留神就变成讽刺、讥讽了，《类篇·言部》：“讽，讽刺。”明刘基《卖柑者言》：“岂基愤世嫉邪者耶？而托于柑以讽耶？”

在黄县话里，“臭讽”就是说别人坏话、嘲笑讽刺。比如：你真能臭讽个人儿；满哪儿臭讽我。